

每个人都是挖呀挖的孩子

赵霞

好像全世界小孩都玩一个游戏。我家楼下时常聚集着一群小男孩。儿子两岁半，如今也混迹其中。他们举着小铲小勺，冲向那里的一小片砂砾地，开始挖掘的工程。我常在一旁望着他们，顺便想起自己小的时候，多少次从门背后偷出一把锄头，结伴找个无人的荒园，一顿猛挖。事了，把卷了刃的锄头再偷偷放回门后。还记得十年前，一位加拿大的儿童文学作家来红楼交流，开场便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们小时候喜欢一个游戏，挖呀挖，挖到——你们猜，挖到哪里去？”在座的大学生们心领神会，同声说道：“中国！”

或许是穴居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，一切洞穴对小孩子，都有莫名其妙的诱惑。这诱惑里有收获的期望，也有危险的刺激——洞里说不定有什么宝贝呢，但洞里也可能有一条蛇，一头猛兽，一架骷髅……潜在的危险使收获变得更具挑战性，可能的收获则使危险充满了召唤力。就这样，小时候的我们带着拿得到的各种器具，到处挖呀挖。有时，也带着畏惧的好奇望向山里树枝掩映下的某个洞穴，它的敞开像是难以拒绝的邀请。最终，畏惧战胜了好奇，大家各怀想象，遗憾地从洞口走过去。

结果，我就得到各样的寻宝故事里去填补这份遗憾。基督山伯爵的无穷宝藏，是藏在小岛上的秘密岩洞里。汤姆·索亚和哈克·费恩，也是从洞里挖到了装满金币的宝箱。论寻宝，史蒂文森的《金银岛》，很多年里无出其右者。那真是把少年寻宝的险要写尽了。强盗，宝藏，地图，孤岛，阴谋，枪战，你能想象的与寻宝有关的各种充满刺激的要素，几乎都在这里。最后，作为奖赏，主人公当然携带着挖得的财宝，满载而归。

不过，若是现在再出一部《金银岛》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去读它。这么些年过去了，这类寻宝故事已经很难再激起我的兴奋。怎么说呢，跟审美疲劳还不完全是一回事。好比历经艰险，总算一脚踏进阿里巴巴的山洞，满眼金银闪耀，自然万分惊喜。但看得久了，除了金银，还是财宝，就有点不够滋味的意思。

与我一样感到不够滋味的，一定大有人在。不然我大概读不到麦克·巴内特和乔恩·克拉森合作的图画书《山姆和大卫去挖洞》。一对男孩去挖洞，想挖到些“了不起的东西”。他们一起往下挖，往右挖，往两头挖，再接着往下挖。硕大的钻石就在他们每一次决定更换方向的时候，在前头熠熠闪耀。你几乎想叫起来：再挖一下，就一下，了不起的东西就在那里！当然，就算你叫出来了，也没有用，他们仍然一次次地与宝藏擦肩而过，直到把牛奶喝光，把饼干吃完，累得睡着在地洞里。但是，请耐心等待到最后吧，男孩们两手空空地从洞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一直落到软软的地上，他们不约而同地“哇！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真是了不起。”说完，他们走进屋子，照旧去喝巧克力牛奶，吃动物饼干。这下轮到你们傻了。山姆和大卫望着你——什么才是真正“了不起的东西”？

每当这样的时刻，我的心里就会升腾起对书籍、对文学的难以言说的热爱。刹那间，恍若被雷击中，你感到世界和生活向你露出了一个掩藏已久的神秘笑容。这册薄薄的图画书让我想起另一个作品——德国作家雅诺什的《来，我们去寻宝》。

两个好朋友去寻宝，结果寻到了宝，却发现生活变得无比糟糕。这就应了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里面哈克的名言：“要不是那些钱，我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情。”最后，两人重新变得身无分文，欢乐幸福。我希望读者不要被误导。这个故事的主旨不是说，有钱必定是坏事情，而是想说，没有钱不一定就是坏事情。人人都想要一座金银岛，但你知道比起金银岛来，生活最了不起之处在哪里？“了不起的盖茨比”之所以了不起，自然不是因为坐拥“金银岛”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从金银岛上来，却仍怀着对单纯梦想和真挚情感的信仰。

有一位福尔格·克里戈尔，德国人，兼有乐队指挥、作曲家、评论家、作家、画家、翻译家的多重身份。一般说来，非是天才如达·芬奇，这种身份的多重性与每一身份的专业水准之间，往往呈反比增长。果然，他自写自绘的“奥尔夫”系列，讲述一头断了角的驼鹿的幽默励志故事，读来颇觉不过尔尔。但是，我们生命里是不是也有些书，通篇上下“不过尔尔”，却因为书里的某个片段、某一时刻而被我们深深记住？“奥尔夫”对于我，大概也是这么一本书，若非如此，这

头滑稽而倒霉的鹿鹿一定不会给我留下多少印象，因为他的故事听上去多么老套：奥尔夫意外落海，却因此发现海底的“黄金洞”，结识了在那里居留近两百年的一伙海盗。一番交换之后，他从海盗处得到了一个装满金币的硕大宝箱。只差最后一步，奥尔夫带着财宝，荣归故里，这个故事的平庸性就彻底完成了。就在他捧着满箱金币、随着吊索缓缓上升的当口，一头鲸鱼张着巨嘴，向他游来。于是，“奥尔夫来不及细想，用尽全力把金币箱往食人鲸的大嘴里一塞，就拼命加速向亮处游去。”

就像动作电影里那些改变主人公命运的电光石间，在最后的最后一刻，克里戈尔拯救了他的故事。所有的铺垫突然挟带着新的意义，涌向另一个意外的出口。奥尔夫搓着手叹息：“差一步就成功了，真可惜，真可惜。”但我们和他都已经知道，一箱金币的价值，永远比不上你此刻坐在屋里，吃着草莓拌蘑菇，身边有一个好朋友，与你絮絮闲聊。

或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挖呀挖的孩子，努力想从生活的洞穴里挖出些了不起的东西。可是，什么是了不起的东西？

还是来一盘草莓拌蘑菇吧。



我画你（布面油画）申哲（韩国）选自二〇一七上海世博会

路口有间服务站

谢京辉

近日，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老邻居、儿时伙伴康康，一聊就聊到了当年的服务站——半个世纪前，在沪上位于江西中路与广东路转角处，有一间居委会开办五十多平方米的服务站，双开水榭落地玻璃弹簧门被天蓝色窗帘遮挡着，一统间房内搭了一个小阁楼，里面有理发、代收水电费、卖贴花储蓄、裁剪、缝纫，还兼做一些临时性服务，参与服务站工作的是四位阿姨。

记得从事理发的两位阿姨中，有一位山东口音、四方脸，大眼睛，短头发，声音洪亮的理发快手，客人坐上理发椅子三下五除二便理好了发。另一位苏州阿姨长得白净瘦小，理发时慢声细语，问清要求后再下手，理完发后客人从头到围单都被刷得干干净净，属于细工出慢活，尤其是那些理发时会哭闹的小朋友在其手上比较听话，小朋友、家长们也乐意选择她，当然遇到一些不听话、顽皮的小朋友，大人也会说要让山东阿姨给他（她）理发来唬他们，效果出奇的好。平时客人上门理发先坐在长条凳上排队，如遇急事也可以优先，邻里街坊一般都比较客气，好商量，轮到理发时也是可以协商选择不同理发师傅，理发价格每位八分，理发、洗头带吹风可能是一角二分，当年女同志的花样简单，剪短发发者居多，一角钱搞定，服务站里有年份的铸铁咖啡皮理发椅、立式洗头台盆均为法式的，虽旧但很好使，理发椅坐、躺操作自

如，台盆较大，有两个带铜锈龙头，冷水还能用，热水只能用煤球炉烧了，烧开后先被灌入热水瓶，需要时热水放入铁皮水箱内，冷热水混合后再用莲蓬头为客人冲洗。烧水、扫地没有专人负责，哪位有空顺手就把活干了。在排队理发时，相互间会拉家常，翻阅服务站里所提供的各种书报刊，理发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，理发师有时还会相约下次再聊。

负责代办水电费、卖贴花储蓄的是位北方口音、瘦高个戴眼镜的阿姨，看上去是服务站里负责的，有什么事情阿姨们多去询问她，平时她工作十分仔细，算账虽有算盘可全凭心算，能够做到分毫不差。每当完成一笔业务时，她都会主动提醒客人查验，确认无差错时才会关上抽头，对待客人始终彬彬有礼。后来晓得她上过高中，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。大家议论时她听得多，不发声，遇到问题却很有主见，想必服务站井然有序与其治理风格不无关系。

从事裁剪、缝纫的宁波阿姨是位手艺出众、未能满师的裁缝，过去学艺要拜师，满师要请酒，而且按行里的惯例手艺是传男不传女，这位阿姨手艺只能通过从事帮裁缝的父亲那里去偷学，后来与父亲的徒弟有了感情，私奔来沪。她悟性很强，各种衣服只要有图样都不在话下，旗袍、中山装、西装、棉袄、大襟上衣等能改会做，很少返工，工钱不需要讨价还价，价目表一览无遗，有的小活她也会主动带过，基本上让客人满意而归。

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这四个女

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，未见红过脸，谁有事都会相互帮忙接活，每逢服务站里来了客人也会受到感染参与聊天，家长里短、马路新闻等可以无话不说，遇到社会热点问题也会争论不休。同时，那些爱占便宜之类的不良行为也会被大家声讨，谁家遇到困难时，四位阿姨全是热心肠，哪家有好吃的也会带来让大家尝鲜，有时衣服相互间也会借来穿，听到有好的对象还乐意做红娘，遇到街坊邻居的家中老人、病人不能出门理发，阿姨们也会主动上门提供服务，这种服务基本上是义务的。

当年很多家庭手上有闲钱时还会

到服务站里买贴花储蓄，这种贴花由银行发行，形状图文如同邮票，花上三元、五元可以买到，贴满一本后再到银行整取，可应急，过年时也可以改善生活，并且被大家视为过日子——也许真是那时服务站贴花储蓄让很多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。

时光虽不能倒流，温馨却可以常驻。当年虽然没有广场舞、茶室、棋牌室，没有健身房、网络……但是小小一间服务站里，街坊邻里间沟通的快乐，至今仍是很美好的回忆。



被误解的鸡屎藤

董雪丹

是有情有理的，也和人一样，得了知己，便更有灵性了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想起春天阶下的一株海棠无故地死了半边，想到海棠的知己晴雯的命运，他又怎能不哭？

是啊，草木都有灵性，孔庙前的桧树是孔子的知己，诸葛祠前的柏树是孔明的知己，杨贵妃沉香亭前的牡丹是玉环的知己，它们都穿越长长的时光，默默地诉说着自己知己的品性

和故事……如果鸡屎藤先遇到知己，也许会有另外的名字：清香藤之类。可是，藤有藤的命运，它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，更无法预知自己的命名，但它不会感叹生不逢时。

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也有自己的语言，鸡屎藤的花语是什么？网上搜了一下，竟然是：“末路之美”。当然，这也就是人的赋予。这人，

卢庚戌的专辑《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》（2017）是一张诗歌集：整张唱片，9个曲目，将诗唱成歌，将歌词写成诗作。第一首是序曲，《寻找诞生的大海》，无词。其余8首：4首是卢庚戌为诗歌谱曲，词作者是德国诗人里尔克、美国女诗人玛丽·伊丽莎·弗莱等，4首是卢庚戌自己词曲，卢庚戌的词，也是诗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诗人的声音，就成了一种低沉的、深重的，不乏悲哀与伤痛的声音。这声音的源流和伦纳德·科恩、杰·里德、“大门”乐队有关，与4ad有关，与歌特音乐有关，与黑暗浪潮（dark wave）有关。如果细分分辩，当能看到这沉沉一线，从北美大陆、英国、北欧发端，于上世纪60年代、80年代，一路延至新世纪、延至中国的这一条路迹。不少中国歌手，或明或暗，显示了这种影响，尤其那些严肃的歌手，当进入特别严肃的主题，即成为这黑色民谣的一员。本世纪以降，显赫的例子有木玛、“低苦艾”、李志、马木尔、张智、万小利、“腰”、“痛仰”、陈珊妮、钟立风、宋冬野，近两年，则有陈鸿宇和卢庚戌。

从声乐角度看，这一暗流展开了人声在中低音区的魅力，大大发掘了人声尤其是男声在中音和低音的声乐潜力。卢庚戌在这张唱片上的表现便是这样，他在中低音区的演唱能力，达到了自2000年专辑《未来的未来》以来的最大度。外在的表现可能并不张扬，但内在的进步之大难以想象。正是在中音、中高音音域的非凡的厚重，撑起了整张专辑，撑起了像专辑标题曲这样的歌曲。这也是歌手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，是重新感觉到陌生，发现陌生旅程的一个过程。《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》概括的是人生的旅程——邂逅，可贵的陌生，虚妄的热情，然后拥抱，拥抱那温柔的疯狂。这是成为歌手、在历经这么多年后，在中年之际再次审视，对人生的重新认定。在这歌者看来，这人生既是一种失足跌入，又不乏某种自觉自愿，总体来看，这短暂的，在“天亮”之前终结的“忠诚”和投入，既注定归零，充满了失望，又深怀着终究无法克制的迷恋。

温柔又疯狂，这差不多是这种诗人之声在声音内涵上的内容。它是低沉的，但低沉中压抑着强烈；它是内蕴的，但内蕴的盒子里封装着内心的动荡。《来吧爱情》取自Maximilian Hecker的旋律，最能表现这种声音内涵。歌曲没有高潮也欠缺副歌，通篇貌似浅斟低唱，但这低唱里却包裹着内向燃烧的烈火。所以“吹起火光”“点燃枪膛”“击穿心脏”的吐词毫不意外，正是题中之意，它所带来的“花的海洋”和“来到天堂”，也正是顺理成章。平静之中是黑暗，黑暗之中有激荡，激荡之中渴盼着救赎，救赎之中期待搭建起更高处的平静。温柔又疯狂，平静又激荡，正是这种诗人之声所拥有的两面性。

爱情再次成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主题。爱情既是一个具体内容，代表着这人生中精华的、精要的一个部分，同时是一个宏大比喻的喻体——象征了这人生的特色内涵以及某种状态、某种态度。在卢庚戌自己作词曲的《来吧爱情》之后，紧接着的是改编里尔克的诗作《情诗》。《情诗》更深刻地表达着对人生及其人生态度的这种指向。这种深情，这种对爱的深情，这种像爱情一样对人生的深情，是疯狂的、极致的、悲壮的，是悲剧性的又是崇高的，由此呈现为一种忠诚不渝的恒心，一种人生中无法止息的永恒的欲念。对生命来说，这正是万物生生生死、永远轮回、永恒不息的动力。

除了刻意压低嗓音，取消高亢，这些歌曲也“取消”了旋律，拒绝了婉转和舒展。相对于卢庚戌、成军早期的著名二重唱“水木年华”，这张专辑没有一首歌曲有“水木年华”那种华丽副歌，甚至，在音程上跨度开阔的旋律也基本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旋律都紧贴着诗作本身，意在发现一种近似吟诵趣味的、低调的、诗人式的旋律。显然，与常规歌曲相比，这种旋律更像是深思、沉吟，因此更像是诗歌。

整张专辑的9首曲目，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、从摇篮到墓地的圆。从《序：寻找诞生的大海》开始，到第8首《大鱼》，专辑已经开始步入终曲。这首歌与蒂姆·伯顿的同名电影有关联，但是更为抽象，只说最要害的一两句话。它所反映出的卢庚戌的生死想象和人生价值，与之前的歌曲一脉相承，是一种对永恒的渴念。

耳听八方

卢庚戌：将诗唱成歌

李皖

《致爱人》，是专辑真正的最后一曲，它不加掩饰、场景分明地站到了墓地前。玛丽·伊丽莎·弗莱的这首著名诗篇，以对爱人的叮咛，表现了这样一个境界：生命虽已终结，但灵魂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永存。那蓝天、那风、那阳光、那白雪、那鸟儿、那星星，都有着我的灵魂，都在守护着你。万物有灵，万物皆我，这达成了一种解决方案。《致爱人》是一首非常达观的生命终点之歌，它的乐观，它的永恒的慰藉，甚至脱离了哀歌范畴。

在创作这张专辑时，卢庚戌有过一种困惑——他找不到大众响应的主题。以阿多诺、罗森贝格等引起的思潮，严肃的评论者倾向于认为，大众文化是平庸、平淡、庸俗、无趣的，工业文化更沦为一种虚假的制造，因此，人们有时会轻视大众歌手的努力，将大众等同于庸众化。仿佛是对这种观察的印证，“水木年华”虽然极为成功，却给人一种刻板印象。以艺术的眼光看，它的歌曲浅薄而流俗，很少不是平庸的。

但是，从人类贯穿始终的艺术创作实践来看，大众化作品，一直都面临着比小众作品更大的创作困难。优秀的大众作品，往往需要更为复杂、宽广、艰巨的创造。当卢庚戌想创作一张完全区别于“水木年华”，更为深刻、诗意的专辑时，他就面对这种困难。终究，他是重视大众化、选择大众化的歌手，即使是要做一张诗歌专辑。反复思索之后，最终，他选择的是爱与生、生与死的主题，所做的是一张生死之歌的专辑。

卢庚戌一直有对爱尔兰音乐的深深迷恋。这张专辑，从编曲看（主要作者关天天、李延亮），可说是这爱尔兰音乐在重洋之外的一枚果实。可贵的是，在这枚果实里，爱尔兰音乐几乎是隐形的，通篇见不到爱尔兰音乐的典型样式，也极少用爱尔兰乐器。许多歌曲只有一两件乐器，即使这专辑所有的伴奏阵容全数亮相，也不过就是风笛、手风琴、小提琴、吉他、曼陀铃。但爱尔兰音乐精神性的内容，那种宗教性的孤独，却高度凝练，达成了这音乐诗人声带后面厚厚的骨肉。一二原声乐器，三两环境音，却达到了如民谣乐队的重量，这音乐简约、至简，高度克制，却又无比饱满，鼓胀欲裂。

专辑全长仅34分钟。在华语歌坛，极少有这么短的专辑，极少有这么简短的作品，倾听它的感受，却不短，仿佛长若一生。

是它的知己吗？这人应该懂得，即便是“末路”，它也会在这一段路途上，充分展现自己的美；即便全世界都误解，也要让自己开出一朵朵小花儿，从容容、安安静静地走下去。其实，世间万物之于浩瀚的宇宙，谁的存在、谁的路程不是“一段”？

既然生命就是这么有限的一个过程，怎样才能将“有限”最大化？最有意化？这种问题，草木不会去想。鸡屎藤只是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叶、茎、花、果……全草入药，为误解自己的人类祛风活血、止痛解毒。

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有意思，人们一边嫌弃着鸡屎藤粗野的名字、难闻的气息，一边除了将它入药，还把它做成了美食：鸡屎藤炒仔，还是海南的名吃呢，一种很好的滋补品。想想，是不是像极了人世间的爱恨纠缠、相生相克？

